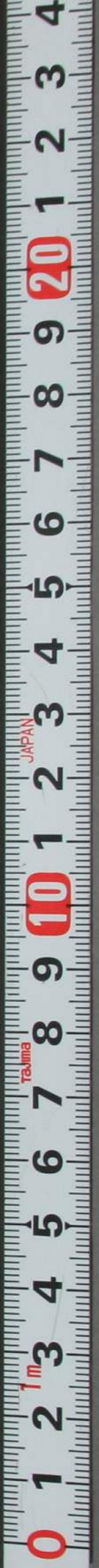




江戸繁昌記

三篇

76
4060
3



76
4060
3

天保五年新鐫

靜軒居士著

三編

江戶繫昌記

克巳塾藏板

繫昌記

靜軒居士著



天地間莫事而非命矣莫物而非命矣然而命之
也有定而不動焉有動而不定焉動者可以進
退也不動者分毫不可庶幾也何曰分毫不可庶幾
曰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生而有分焉是定命也何曰
可進退曰天子達庶人正其心誠其意則國治家齊
不則不能得然矣是動命也其然矣而天子亦人也
庶人亦人也聖亦人也我亦人也然而有貴賤賢愚
之分焉天子既已正其心矣然而國且遭變庶人既
已誠其意矣然而身且蒙難何也蓋有所因而然矣

其既爲有所因也。以一生論焉。一生論之而不盡也。數世以論焉。數世而不盡也。則遂推一開闔之世而取命焉。然而陰陽之一開闔。世界之一生滅。遂卒歸乎無始無終也。則因之所因。亦卒歸於不可知而止焉。然則命終不可知耶。蓋聖人而知焉。雖則卒歸於不可知乎。豈以我不可知而疑聖人知而所爲教者。可乎哉。則我之與人。皆當守其定命。而欲動命使之進以新也已。兵頃者。繁昌記二編成。易米換錢。又支數月之飢。十日之霖。不至遽病。居士喜而不寐。嗚呼。數月之支喜而不寐。是貪人憂士。一小命分也。爾貪

人數月支糧。富人視之何如也。處士一時戲文大儒視之何如也。雖然。命之末如何也。又將營數月之糧。凹硯秃筆。倉卒起草。一夕者擲筆大哭。還拾筆大笑。且笑且哭。終幡然改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平生所學。其此而已。哭之亦不知命也。笑之亦不知命也。聖人之道。可笑笑之。可哭哭之。則吾哭之不省分也。吾笑之不畏命也。乃守分焉。安命焉。樂天而記。

開帳

神雖崇乎佛。雖尊乎不仰。江戶賽錢阿彌陀。或欠光神之格。不可測。爭舉靈趾。競運妙脚。輻々湊々。四遠

爰華未知神福都人耶抑人福佛耶佛某神某先開
帳者旬日去處所在揭榜文曰某地某靈開帳于某
境內某月至某月已及期都人歸依逆靈于郊旆錦
幟綺並作記識連老併幼結行排陣不知者以爲今
日有祭事汗雨陸續連袂填途似蟻群訪糠一般徒
靈之地新葺假宮奉安尊龕莊嚴裝威佳美術德萬
點供燭衆星閃光千指拈香濃雲凝祥幟竿林列賽
錢兩拋一箇賣神酒一箇呼靈符一箇何一箇何皆
叫何由此出何此所有時々喝道靈寶在左左欄曲
折以次陳寶有人在傍說其緣故揚言曰所奉安置

於此靈杖者此是昔殷湯七年之旱天下井水皆涸
人民苦渴弘法大師哀之念咒把之在々搦之靈哉
杖所刺即抽泉如一拜之惡事災難悉除之大師誓
願也使使細竿捲上帷帛喝道須近前拜一拜其次
說起曰昔在神功皇后親征三韓彼告急明乃大明
天子下詔遣關羽張飛等率數萬兵來援后便令武
內宿禰迎戰短兵已接我軍危敗后在中軍急麾以
日連上人所書七字妙號旗魔風忽起神兵降天敵
軍大敗關張等纔以身脫那時靈旗此是也近前拜
之次又說靈次且說妙三國傳來孤之尻珠八大四

面狸之キナ畢キナ九唾壺出現、蛟龍箱根関西、魑魅水虎、屍鬼首級一欄内、極天下奇觀。

歸德依靈負具連中、儕輩皆爭供物、千位萬置、懸彩陳華亦爲一壯觀、俗謂之奉納物、奉納所外那邊、觀物這邊、幻技戲場、劇棚鳥啄相撲、酒壺茶竈、魚鱗相連、且有梁資曲擣者、赴開帳所、下店數人一裝、紅帕抹額、叫聲梁資曲擣、高評々々一箇、擣杵一箇、曰手一呼一杵、一叫一手、低昂作態、曲節呈响、更杵代曰輪、曰輪杵環曰追逐、隔曰調諷、我奪實彼擣、虛彼停手、我錯度、百杵已熟、双手抓之、顆々拈珠、直向大盤

裏拋焉、正是秋果熟時、風伯摧林、蟄龍冲空、春雹碎、天珠大小千、亦一顆、萬亦一顆、曰盤相距可一丈、然珠落處千也、一的萬也、一正不看盤外一顆、誤迸真妙擣、真妙手、高評高評、

南瞻部州、大日本國中、神々佛々、沒大沒小、屈靈來仰、殆無虛月、今算其爲魁者、嵯峨釋迦、成田不動、信州如來、身延上人、此等是也、今春開帳十九所、成田不動亦照舊例來、深川開帳焉、都人賽詣趣星捲潮、負具奉納、賭豪湧山、觀物演戲、亦從競奇、今記其一、戲衆觀可推、

方數十步間葺一大榭四面設戲梁上當中懸一箇
綵燈罩一部鼓吹鼓鑼動角擲子响響只見帳落現
出一宇伏魔殿山險林猛白楊扇指示說道箇這擬
水滸傳第一回洪大尉誤走妖魔模樣那偶大尉應
聲睛轉指動火把一炷揭開石碣猛聽刮刺一聲
黑氣一道從穴裏出擲响機轉殿宇山巖望後倒覆
只見野天荒涼遠林欲昏一波坐下羸馬一漢跟在
馬尾速々一箇莊院燈光閃出白叫王教頭私走延
安府此處是也須近前機輪西壁兩箇好漢忿爭賭鬪
智深舉杖照頭待打史進撚刀迎杖尾棺廢寺罵出

幽邃機倒一面白虎節堂玉欄椒壁金碧映射林冲
擎刀立在簷前白叫木鳴南面開一箇山神廟四天
一白朔風捲雪管管已斃富安待走林冲拈鎗擲倒
陸虞候鼓急笛曉雪晴廟碎城郭漸々湧出於地慌
得觀者魂飛魄散那扈三娘雙手揚劍砍除林箭蛾
眉縱翠長袖飄紅正是殺氣場中彩霞落空三郎羯
鼓牡丹驟開破次超跳出道娘是技人妙思既而
東帷褪則所謂一箇水鄉地名梁山泊者四面高山
三関雄壯聚義廳上宋江李達等俯仰成態三面通
變山豈焉水流焉水近而遠山小而大作那方圓八

百餘里縮圖白叫先客讓後

明王靈龜以六月朔鎖焉聞鎖後特乞拜者一開獻一兩金然猶乞者爭之一開一兩一兩一開一兩一兩而兩々兩々開帳窮暑終無進閉信宿中又爲一大開帳嗚呼雖出明王靈驗所有然自非這都爭得此開後之開盛哉開帳

一友生來贊予曰去年初篇記江都一大患者火也爾切誠都人慎火然今春無火數十年來所未聞是抑妙矣豈得非子神文靈筆須前拜一拜誠之之所由然歟居士不有歸之明王曰何也由今者偶憶前番不動

來都下大火因或言明王背上分火災頗壞名聲乃今春無火果知明王保名之力愛民之靈蓋収其炎生笑曰善既已収之所餘唯熱耳也都人趨熱一兩而々耳哉

古言蠅附驥尾千里致行士依青雲名聲施世思今世不唯此而已神亦然佛亦然有客人權現者附明王尻開帳焉蓋亦得賽錢云居士拍手曰妙々其附尻稍進攀腰恐被那火燒危矣嗟夫已附尻焉得生涯爲主善哉稱其客人居士亦驚其名利如可求欲附者久曷難放尻之患獨奈天下無驥吁矣

祇園會

天神地祇大小祭祀極繁極豐其最者山王神田二神是也此爲江都兩大祭事山王六月明神九月間歲行之物色之美人心之狂莫過焉觀者重舍胼胝輻自四方與事少年神課氣顛無論杖者亦從狂顛其揚美耀豪剪錦裂綺金縷洩泥綾羅掃塵爭出工夫競抽新奇然猶江戶人曰倉奉祭事與都人奉祭事也自非兒女輩不甚欲觀焉祭事有日祭服既成人々廢業打扮四走故徃氏族之家遠訪知識之人錦衣不網耀諸路人氣萎脚麻仆而止晝錦數日榮

華黃梁一枕睡味真似夢中事先祭一日家施攔張翠鋪紅錦障銀屏以待觀客至夜分燃紅燭流綠酒肴技狼戾歌吹成海郭內聲妓徵聘掃地羅及東山餘妓力不足者皆就所知請處女善謳者且傭拙而好謳男兒輩雜之肆業長歌豐後名喧嘩互發一中淨琉璃名不入時東鄰河東不如西隣餘志古濃名都人縱遊皆以此夕傍觀佇聞品竹評絲過下俚巴人調謔攪之次以惡聲騷人韻士別着眼目指障點屏細品其畫圖取觀焉孰思挾一大展曉於此雜叢裏元信也雪舟也宋畫明筆一巡歷認名流百家之

墨

本日昧爽山車鼓譟以次挽出其數山王四十五兩
明神則三十六友人某神田祭歌云棚車三十有
六輜車上傀儡造得新沐猴戴冠楚王刺野雞棲鼓
虞庭晨獅子奮迅花作錦海神激怒浪翻銀皎月秋
深武藏野白鶴春肅鐵倉濱山車外別演雜戲謂之
附祭曰治臺曰挽物曰泥黎一昇一索各具鼓吹句
云又見波臣朝天儀魚服鱗裳威巍々金石鏘々幾
隊樂紅綠眩々數竿旗八大龍王奉珠玉垂髮高冠
誇淑姿梨園子弟朱階下落梅一闌和琴吹沈香亭

上倚闌者東巷二嬌某氏兒共舞霓裳羽衣曲小妹
三郎大姊如競抽新奇者是也

老少殊情貧富異趣人間常例也然使此同之者或
有之而祭事亦居其一焉少年狂杖者從亦狂貧人
顛富人從亦顛然少年易狂杖者猶難貧人易顛富
人猶難試鍾二難杖者猶易富人竟難不難也則不
富所以難也乃少年貧者易狂或至賣子鬻妻富翁
則泰山不動矣曰世間貧愚惡知富人心謂馬謂牛
亦可勿使一錢費於祭事然兒孫欲與事也使慈母
請之而泰山不動翁頓聾矣親戚謁之不聽伴頭諫

之不聽家人僉諷兒輩咸懟不聽焉不聽焉既而祭
事有日鼓聲殷々人氣漸譟錦繡往來觸眼心泰
山不得弗少動矣自誠曰勿求氣又觸又衡不得弗
復動猛省曰勿求心秉燭步筭然猶殷々不絕於耳
錦繡妍々心目翁意動難制泰山將崩伴頭埋首多時忽擲
珠盤投鍵袋而起遽召伴頭突然誓曰所不許者有
如水道水道伴頭錯愕不知所答翁曰祭事爾先不許
者吾有所思也今決矣使小厠急走大丸帛鋪吾且思
之遂起之寢家人喜可知矣翁不睡運思於帷幄中
定事于千載上自以為新恩妙案糊街紙象天公伎藝坐待且命伴

頭錯愕家人失笑皆謂已之愈為老婆諫焉弗肯伴
頭論焉弗肯於是乎家人斟酌潤色之而事定書曰
我其發出任吾家老翁之謂乎
祭事常例家炊赤飯乃糯米一時傾萬斯倉炊烟一
朝熟千斯竈此猶細事不足言也酒滔天燭集天人
之狂譟反覆天地則一戶數日浮費可推知矣且有
費中之費無用之用者欄于是也疊樽是也祭前一
日工來施欄一欄值數銀且追祭人過踐跡毀之奪
欄材去是亦常例空樽數百疊積出山綴以燈籠以
作京觀是亦古例其他常例不遑例舉

俠客

拔劍擊柱兵革餘風勢然矣元和一統以後世尚慣
武士氣慄悍試劍於人乃游俠者流藉々駢出于其
間雖不無古人所謂以武犯禁者然其膽大氣高輕
財賭命一諾千金挫強援弱韋馱天披革半掛騎着
鬼影馬來肚裏決不少悸凜々赫々垂名釋史收跡
戲場者比々有焉而幡隨氏為之巨擘其他減金喜
右工門夢市郎兵衛寺西開心鐘彌左衛門等所為
益亦有足多者丹波大夫操鐵拍節妓女錦木拋翠
被蹈白又當日光景可想可奮矣居士嘗謂倡優三

外緒顏突鬢披素幘踏長袴大唱扮武砍飛數首於
一刀揮下此為家藝是蓋古人眼中之觀之存于今
者也前日俠客之盛兄弟結黨大小締社乃作神祇
唐大鐵棒鶴鶴等號雁陣魚貫衡行賣俠因或士人
好事亦往々為之轉柳抹花弄武惹爭於戲刑政
之嚴仁德之薰俠客殄戮衡行滅跡清世之今尚
存餘風者土著丁男是也恒言江戶人江戶人因飲
水道水膽大矣死生之際頑節難奪爭鬪中守似義
之轍意豪氣傑有進無退古人言忠義之降敵而為
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為客氣然比彼儒生其志嚶々

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儒名商行
貪財賣聲假虎使狸愧天愧地人羞自羞輩猶似者
萬々嗟夫易流乎懦者治世之弊今儒人自非飲水
道水洗濯其腹少尚節義挾古豪風安見爲維持世
教之物也可勝嘆哉

工丁魚男諸土著人中火丁最客氣都人字之曰爲
者梁冀爲有蓋名其張肩賣威之狀耳其人皆卷舌
而言累踵而坐常不放手怕或委肩端或安頭上若
提若佩使之不須吏去軀者與士流上廁不放小刀
一同格式其數若干名以國字四十八別識分部中

除^スヒ^ラ三字易百千萬三字按國音ヒ火通蓋忌
之也へ音同昆蓋避之也都俗謂陽物曰^ラ忌蓋在
此歟部次自一至十而中欠四七數予未詳何故俟
大儒先生穿鑿

江戸人抗氣軋威一句違言萬丈湧怒七何氏七藏者叱
曰何這潑皮八金郎戟手曰何々々業畜舐屎並早
脱衣着赤條々相迎眉縱皆裂渾身青龍爪攫鱗突
八早引一棒幌一幌照頂門打將來七閃過急抽溝
板架住棒運一運望他脛打倒去八亦一閃跳過未
々往々板棒纏處忽見一人拋戸板壓纏兩脚踏上

鎮得不動手。麾氣急，喝道：「歇！歇！看我面，且聽吾一句。」兩箇焦燥，怒氣爲龍，如何挾耳，遂把空拳相搏，腦裂臉破，散髮淋漓，鮮血滴踵。人々叫苦，戶々鎖難，屋上觀者，只見七友八朋，狂顛走難，遮七攔八，皆叫止。止止抱佳，兩怒東西割拳，然彼此奮怒，眼亦盲倒，使妄拳左右亂打，得左怒右怒，怒々相觸，更起一大爭鬪。孰早報急，東西來援，一邊三頭，一邊六臂，左拌右扭，又棒又板，又叉又鉤，兩點々霰集々，混鬪一場。驚天開地，弱者仆起不得，強亦骨軟，氣索既而好漢特來，父老始出，分摔開，扭扶仆，勸軟都俗呼勸解者。

謂之中人，以其人于彼此間爲之方便也。中人客喙，遂使彼此洗怒渝仇，化好期日月。不暗雨借酒樓爲好會所。諸方君于筵席間，七八東西，函丈坐下，儼然如昭穆位。昭從，昭穆從，穆神田龍，新塲虎，淺草熊，本所豹。諸先衣禪好潔，手帕御側，賀金拜好，疊踵而坐。某若干兩某若干銖，一々連書，張懸壁上。中人中一個有名，好漢當中進出，東西揖客，乃說兩箇今番執爭，東如此，西如此，而若是，則是則雙方毫無優劣。乃今看我們中人面，並指前怒結好爲兄弟，請列位亦不留遺恨。遂舉兩盃，令更獻酬。爾時虎捏爪，熊張膽，脫有隻。

言煩耳一舉橫眼虎嘯龍驚壞好尋仇呼風嘯雲以
故齎酬問風止濤貼與千人會刺第一牌時候一般
也似乃彼此穩當則列位好漢咸曰唯々中人便請
爲擧王手都下風俗曰諾萬掌一拍響崩山岳鼓掌九
點爲法前二番六點並緩連鼓後一番三點皆急踊
一點以闕之自此而後東西破席齎酬交錯又杯又
盤又羹又膾酒雨點肉霞集一邊三頭一邊六臂左
歌右舞虎嘯龍躍轟飲一場又驚開天地來
或一人被挫歸其夥便千百一心荷鉤提斧捲潮來
齎粉碎仇家去使人想見四十義士夜討吉良氏之

昔義士則以畏朝故爲之於夜丁輩如何辨晝夜
白日弄兵暴殄天物暴亦莫暴焉殄亦莫殄焉折天
柱碎地軸今大理寺禁令殊嚴此風漸漸
爲酒釀爭爲錢鑄聞酒肆尋緣屠戶買事拳也讓打
棒也讓打以輸爲贏只望背紫頂紅此亦一種爭鬪
也一沸拳場早把身偃地把背朝天皆暈一死息甦
事就小則酒肉償傷大則藥料償死十字街內一日
數次一邊三頭一邊六臂左叫右嚷雲聚雲散不至
開天

至如火丁一大爭鬪此脩好會其費或算千金因或

講和之後不期日月須有火役一大街上兩陣相遇
中人亦問往來傳命彼此相諾兩陣中耆老一名抽
伍進出應接拜和遂一齊拍手而退聞近日書畫會
亦多念爭予未知其脩好會上獻酬幾觴拍手幾鼓
中人何如處分之俟書畫會先生考證

外宅

都俗諺曰三女生涯一生安活看那橫坊新道
外宅並軒閑居耀妍所謂曲眉豐頰清聲便體飄輕
裾長袖者比之是也綺疏戶內湘簾半捲金井數
種養王培碧壁間掛畫一幅側鈎下一雙三線

都俗謂子坊新道
柄袋之柄線之

壁下安置一大桶爐鐵瓶滾湯鍋貝副之烟筒一縱
草匣一橫匣殊小筒殊長傍有香枕照枕安一箇妝
鏡臺龍甲首飾數枚堆光紅脂盞鉛粉盒併兒脚
近日女人以兒
脚換眉眉色々排香蓋娘子晏起朝粧不來業也金屏
風上半衣披布連袖掛下粉氣抹香春寒耐遮一戶
內一嫗一婢連一牝狸奴一家四口純陰用事
陰中這等外宅蓋屬中位如上位則柴門深鎖板牆高掩
之夫子牆邊竹種數竿庭砌苔上數點松陰暗處建一石
燈籠方丈茶寮金爐燒麝古銅鉢內清湯沸笙膽瓶
插春博山高烟木理緻密光澤鑑人鐵色奇古碧甌

可愛往來有貨高談笑有幫間可以歌河東閱春本
 樓上扁春如海三字幌掛翠枕括錦宰予晝寢莫人
 誅之久矣吾衰不復夢本妻真是拈揚生花虛雪壓
 梅老當益壯不使少年樂之老賊可殺外築如此一月養錢
 百貫不啻是非此繁昌地焉能築得太平之澤春如
 海矣聞近日外築之盛不但素封豪賈鋪丁額猶青
 能築養焉況乎往來伴頭乃至下等不能別築徑就
 其家養焉用樓當宅孩兒在上雙親在下地尊天賤乾坤欲飲弄妾擬妓或一女遇
 五男勿用取妾輪流課日考之字書賜字即是慧彼小星三
 五在東一人直輪當夕而往自以為快酌三盃飽專

一宵便拋碎銀子命酒令肉酒肉未至間相與倚樓
 欄而歎指天而誓願世々為夫婦忽聽雨滴來低々
 叩扉妾提耳蹙額嘆一口氣鼓舌曰壞矣那話未那
 話來君請須臾避那話醜則醜却箇千金子弟欲奪
 先與常言賣此倍話為避為匿急把某推納後邊壁櫺
 某不得已而潛焉妾迎客上先所命酒肉亦適至
 乃疊手累膝軟語溫存雜以戲謔一盃互叩一齋同
 掌指天而誓願世々為夫婦某在闇中屏息聽之氣
 惡腹急摸來摸去要素寸容光現常無欲可有物觸手欲
 急縮早被物伸臂扯住某吃一驚猶能忍聲物便低

言密々休怪我也我也其定氣聽之聲氣甚熟旋鑽
戶隙引燭何意現出一親友相視失笑遂相俱窺焉
何圖外客亦親友中一人耳客何省其被窺酒酣情
流你挨我擠漸入佳境猛聽得後邊櫺戶呀的一聲
有物喝出客錯愕幾暈妾失術逃

次夜有客命酒命肉一碗清醪我一呷汝一呷一鼎
香羹我一筋汝一筋我歌汝和我捻汝咬我々喜々
汝々歡々情濃更闌忽聽人敲戶慙慙吹膾妾爲熟
睡不知外面高敲低叩大叫開々々正是月餅舖急
鼓施刀混堂戶曉罵伴頭妾惶急下措迎之則不是

外人家翁醉歸也嫗亦愕醒子母相與慰之而翁深
醉怒氣發越罵妻詈子拋碗碎瓶厲聲曰汝等畜生
扶耳聽更猶淺非丙丁云不俟乃翁還安閑上簾熟
睡如此鄰失火亦不覺嫗謝曰吾過爾吾過爾知觀過且
密之更深人定娘使手指天天厭之者低々言官在官來
翁深醉如何此耳叱曰我以吾脚歸我家我用吾手
敲我戶我物吾毀我理吾說誰道半句不字猛轉怒
睛看時觀竈前樽倒盤橫翁越怒喝曰畜生汝偷乃
翁不在掠乃翁錢醉飽取樂安閑涉日是何所爲子
母墨々只使手指天上天之載無聲臭翁如何上眼曰是何所爲

我每日疲困，猶木爲脚孜孜走業，汝安閑早寢晏起。
翁每日疲女每夕疲未知苦女曰：爺大醉，請就寢。曰：何々？我不飲，何因致醉？
嗽々一夕，又罵又詈，客不堪，悄悄下梯，絕抽身去。

天遂集
臣妾吉

買妾者至合山家，王婆延客樓上，先喫一盃，須臾而忽引上一處子，年紀纔可一十四五，早梅香動，春信始通。羅浮未試，入趙郎夢，翠袖遮羞，滿面潮紅，却是似蓮花欲發未發時。誰占周氏之愛，梅花乍謝，百花交競。桃花面紅，則紅姿容；或鄙柳枝腰細，則細雙眉甚短。牡丹富麗中，蓋不惠海棠極艷，但惜無香，聞得

妙香，暗飄又送上一阿娘，柔姿曼娜，眼涼頸拔，并許始過蛾眉，早剝剝痕一雙生。藍欲流，正是青山春晚。子規叫雨，貼坐紙席，平氣吞客，堆笑勸盃。賣媚進膝，十分嬌養，三分未盡，見促而下。次上一處子，眉秀神清，舉止端正，耻而不憚，幽閑寡言，靜芳占秋比之花中君子。蓋一孝愛女，爲親嚮身，一婦代出，年始四十，脂粉粧春，額生秋波，真是曉霜染出，楓一樹秋殘，猶餘數日。紅婆細々說曰：梅則縛二月，養金五兩，菊則四兩，桃三兩，二客乃就美論。值婆言一錢難減，婆擢賤勸舉，客辭曰：不上。思矣，一議一勸，事竟不成。客言：

近日再擇投酒錢而出，婆急射影撒鹽，曰叱，其半日費，閑此是無錢擇，安妙方得於西源子言。

永代橋

居士嘗倚着橋欄，南望指點大嶋，隱約若有，若無，總山房嶺，刷青抹翠，海天一色，水路萬里，風帆明滅，於遙靄中，可謂壯望也。漕千石，運萬石，天下巨舶皆面橋而碇焉。危樯作林，鱗蓬如山，偶聞脚下管絃湧起，攀欄俯水，看時一箇屋船，青簾捲波，錦纜繫風，小豎當爐，篩酒，篙師解職，吹烟，其聲清朗，知其人外秀中惠，其舟躁熟，知其客身貴，財富隔一橋，脚輕舟橫流。

一僧一醫相對爭，甚了童掌茶，吹火當爐，一人支頤運思，蓋寒儒探詩也。又問一析兒女喧嘩，香餌亂拋，忽見竿頭引上一鱸魚，吃驚叫苦，連竿放去，望後倒蓋錯爲蛇也。覆壺酒流傾瓶，茶逆碗跳，叙走離橋避舟，一葉漾中流，簾箔長垂，側若無人，黃頭坐下葉尾，假呆仰天，風無矢波，無兵看，那舟漸搖動來，忽見大石良雄拉數箇幫間，自下流汴過，倏見伴頭手代通家直走，臣舶乞觀，因借一席排酒，殺于橋下，且歌且舞，興飛魂逝，一釣舟自上流還，揖一隻坐中間，左右數

餽相見件頭受其制者並目其代

驅一隻楮牙，由橋下攢出，又見載妓一舫

人叔竿理籃更旋抽手甲整雨衣便々談曰不省乎
新地繁昌聞往時那邊皆沙皆芦朝晚唯聞波濤之
聲桑海之變太平之運濤聲爲嘔哇蘆沙爲亭榭聞
之妓館中有五明木觀等幾箇名樓酷劇酷盛且深
川本所今又別爲一繁昌域者久予頃讀繁昌記既
至三篇末記其所蓋不遑記及也叟顧曰不省乎
那千百父船可謂天下第一港房之鋸山相之浦港
相對作門其間相距總三里一槽口以叔四海之潮
實天造地設自然要害且富津暗礁樹劍設穿雖士
人避慣間或見吸且武江漸沙以往巨船不候潮待

風則不能一直近岸乃萬或外寇入門譬鼠走袋千
艘來麀之萬艘至殲焉然兵家或言武江無要害僅
有賊船突入手無所措植屏置炮宜備不虞可笑哉
予嘗論火器與舟具異邦所長而短兵陸戰我勝之
以短較長非策也彼脫上岸魚腴沙也千亦擒之萬
亦馘之昔者北條氏麀元賊短兵克之是證是證明
鳴謙禦我策曰云々若縱之登岸則難制矣我長陸
戰異方所畏是亦證々居士拊手曰善適遇橋吏打
捧至呵曰狂人速去不許往脚遂走橋頭聽賣卜者
說卦

書舖

昭代右文之數書肆日盛著作歲新稱老舖者五十
爲額子肆孫店算百算千且有畫草紙舖者亦五十
爲額中分新古各居其半合稱三部又讀本肆十六
借本戶八百此其大略至其子其孫不易算數云
正面唐本兩壁雜本整齊位置積々疊々先生某某
所著書目招帖翩翩風翻肆頭安置一箇糊造招子
舖主坐欄內對簿而監焉子履万屨客來客去伴頭
磕頭左若右唯小猴坐起不暇偷睡一士人至上肆
坐下亭主伴頭接風唱喏士曰近日有何奇本伴曰

有々々早抽出數本奉安他面前士略閱曰此既矣
此未也中擇一帙定價而起伴頭納頭謝曰每度蒙
顧多荷々々明日早々奉送忽見一儒先生站立肆
頭叫曰某書有乎伴長揖曰無々々曰某何如曰無
々々小猴吻動伴一閃使眼曰無々々有客無客先生遂去
可欺伴誠猴曰若愚假而不反焉能爲有猴笑曰二三
子以我爲隱乎伴哂曰直在於其中
一醫生至懷抱取出數冊曰是日前所買不佞驟歸
省且還之伴曰唯々翻簿照之曰是々引珠盤算了
曰原價四銖今除之三分現金三銖有奇奉還請收

生色驚曰吁矣是係數日前事纔閱數行裝未折紙
未毛除三分不亦已甚乎且聞原價除二書賈常格
何會何貪伴曰除二分者舊本之例箇這新本新古
自別且不管他何如本舖以此爲格如不滿尊意請
謝請謝生少帶怒曰格則可然但奈人情請二之十
請百謝伴執格不變生卒服格收銀而出

一個上人紫衣活佛意氣昂然唯我獨尊問訊曰唐詩選
有與伴倒拜曰有々掌故箋注集注解頤並有何佳
上人尋思久之曰不及彼此相煩國字解便佳且名
目要諳解何如伴曰若未聞曰且出心經一卷曰大

小何如曰不及相煩國字傍注亦足一々值定侍者
從傍算清遂令蒼頭紫袂包之而去一僮檢點鬼冊
而在突然問曰徂徠先生猶在耶伴忍笑曰近年蓋
沒曰當今誰爲大儒小猴低聲帶笑曰無々々

極木報戌戶鑰人定書庫內群籍忽爲人言嘆曰嗚
呼吾古書兄弟如何噫與兄等偕寓斯倉而後不覩
天日已數十年雖無而後憐悶如何哉不唯爲蠹魚
毀身體而後蜘蛛見侮而後黠鼠被欺千恨月深而
萬感歲深而兄弟出身雖或遇顧者而其值比前日
不啻減三倍噫欲不嘆而得乎而彼何人哉考證穿

鑿魚用書小說俗語俚雜本而而他倒爲世所珍
箇挾聲曰真嘆々々然其珍之奉此者則未必讀也
則所謂四庫簡名學者耳則位置齊整積之坐右以
粧其書房則珍之非真珍之也則那新書輩見天日
則見但陪考證先生侍矜色儒者則薰其俗德炙其
俗才則其薰其炙孰與我悶則々々又聽一人長歎
短嗟曰吁汝聽我說吾身上比君等遺恨更如何哉
僕原來某氏珍藏世間罕有故先主人某所寫一本
也須釋故且撮英注標故且抽華錄傍故細故密銀朱
故點鈔粉故措實非一旦夕所能爲也故印之笥之

故撫之反之常在其側受知受顧何思先主捐館嗣
子不肖放縱飲博無幾破產白骨未冷手澤猶新早
已黜吾兄弟是故二束三文使吾輩受辱紙屑商手
是故今又轉賣來此是故與君等古書同斯感慨是
故々々追想當初不得不慘然淚下一人從傍臨示
笑曰其々早找淚滴手澤哩嗚呼噫嘻如我梵書新
也不行古也不行如是我聞一切經世間一切沒讀
者決定經決不誦大果經果廢其寶藏經唯寶之空
飽蠹魚耳甚者毀之併經爲虛空維識人間孰能識
大智度經雖有奈此愚僧佛典之廢斯謂之古今未

曾有經乎般若法華亦唯爲糊口誦梵書價賤如土
砂書肆平等全無利益嗚呼三千諸佛五百羅漢孰
不天哭地泣末法々々南無阿彌陀佛一人嘻々笑
曰坐井窺天居庫測世何見之隘何意之蹙大都如
此繁昌人物如此茂盛安知不于林于市戢影潛形
者好讀古書好誦梵典而古書今日山賣梵典昨日
川賣也且人間出處何物不係時之運命之流行
舍藏樂天而已今世無用書多則多然隨出隨滅泡
水也似浮雲也似且那萬世不磨者畢竟不在文字
間雖無吾書亦可何況論其行不行且更無用書行

可以推太平間暇可以見繁昌殷富看他繁昌記諧
謔猥褻大方可唾物然彼一出洛陽紙貴不啻三倍
不亦奇乎顧夫普世間大方君子孰肯讀之大雅文
人孰肯讀之無丁字者固不讀也少識字者讀亦難
解屈指算之雖有讀者猶寡然而猶有讀者非茲都
也不得大方既已不讀也大雅既已不讀也果知讀
者愚極愚也傳或請一畫師因愚人畫師乃攬筆寫
一釣者曰不是愚歟或曰善矣且更寫愚師即就其
傍圖空手羨魚人惡々非爲之者釣者而讀之者羨
魚乎今茲不登富人亦咸吸蹠爲天下儉也然作者

不憚無益文字災有益梓罪莫大焉愚莫甚焉然而
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天從鳥翔海縱魚跳江戶
所以爲江戶是也夫食一兩四斗粟流一冊一錄費
雖天下罪人哉食百錢六合米於作者也猶不得不
之爲爲之充饑安知非亦人義惠作者將爲真愚耶
將不爲真愚耶一人中之曰止々々惡々何言反覆
抑揚魚頭魚尾惡是何言子似爲作者回護弄世間
又似焉口給屢憎於人戒之哉曰子豈好辯哉不得
已也

有曝書賈鬧街下肆曝新曝舊攤雅攤俗大學委塵

中庸繙風年代記春畫本字書墨帖枕藉雜陳一箇
醉客佇立蹙蹙又翻又翻仰面指一本曰亭主呵穿
彼鑿此極考極證不畏公不自量言鄭注不穩朱注
可刪道義不論字句徒鑿大言壯語吐奇驚愚此等
書是也亭主呵何陳這等書何鬻這樣冊舖主哂曰
商賈易擇卿無理即理請且去客曰亭主呵亭主呵
此墨本不是今人筆迹歟何以墨之何以帖之唐宋
名家墨迹不爲不多何更把這樣摸米擬董俗筆墨
之帖之亭主呵爲之者何厚顏賣之何愚買之何愚
何愚主人々々自今藏之勿曝辱休曝愚主色少變猶

西日理也々々我商賈君且去客又取一本讀過數
紙問曰亭主此本作者汝識乎主引頸目表題曰諸
學諸書聞其先生去年自上方來未詳其人何如客
曰宜哉其審音韻上方役者率是曰非役者也俗呼饅頭
儒者爾曰今稱儒者亦與役者不甚異何咎曰且去
客纔欲行却顧曰那大學值幾何曰七十二錢曰這
春本曰八銖銀曰亭主呵箇這修身治國千劫不磨
萬世不刊之書那這弄風弄月牽滄亂倫之具然那
值甚低這則甚貴曰理則然矣然亦寒房釀春愁悵
潮笑把此展之孰不眉伸眼明男女者人之大欲此

亦世間不可欠物且下之獻上常苦無物金帛他所
有珍奇他所有因或用之爲人事客叱曰亭主妄言
非礼勿見非礼勿聽且公侯貴人治國爲急何遑喜
覽這等物主曰且聞士臨戰展之以出戰輒有利是
所以藏之甲冑曰妄々此事出何書此語載何典古
人無言之後來何物登徒作此妄說妄々呵主人大
學如彼甚賤不是侮聖乎春本如此劇貴不是誨淫
乎亭主若天下罪人白日曝之高價射利大亂人倫
極壞風俗若罪人若罪人遂把數本擲地紅素金翻
正是鴛鴦夢驚鳳鸞倒翔主恐不住火發心頭唱曰

潑醉畜生、若何仇妨我衣食、早走一拳、打客一打、四隣挺出、遮欄勸解、扶客拽去、客叫聲來々々、跌過欲倒、聞他喉裏咯々看地、便吐、衆皆捻鼻、逃早見一犬來、掉尾、搖耳、乾々舐盡、客纔舉步、又跌、犬尾犬驚、吼客、顧曰、叱、畜生、天下罪人。

愛宕

江城之南、突元有山、曰愛宕、深樹繞腰、閑雲出口、石級二道、峻者曰男坂、迂者曰女坂、並自東上、男則半身以上、下、鐺援攀、峻直可知、東面茶店數椽、架峰起、葺遠望豁達、使人魂飛、邸舍迤離、坊巷條達、盡萃于

月下、楸枰也似、田疇也似、朱門白壁、基峙相連、高樓臺榭、稻穗爭秀、玩景倚闌者、並頭累手、有窺遠鏡者、曰北方之山、近而黑者、忍岡也、遠而翠者、築波也、前後二道、白而明者、利根隅田、二水也、聳者、鴻臺也、平者、葛西也、瓦鱗拔翠、東西屹峙、本願寺屋頭也、竿頭飄紅、無數星散、臘脂鋪招、旆也、棟隆則五百羅漢、拳螺堂、梁脩則射場、三十三間堂、那邊爲羣盤舞、果知其下有、鰻鱺店、這方、火樓、人面、顧盼想望、火而國橋西、聽滑稽、人剪偷從後、視外套、其々危矣、大息曰、已脫矣、京橋街頭、孰遺錢一索、莫人認者、好々我拾之。

言未既，拊髀曰：「可惜矣！早被人掠。」

數箇藩士脊景酌酒，蓋係挑茶婢。人間所無，有難源。婢向一人曰：

「側聞頃者主携梅林，楊多肆名，梅林者多。昨日，秋山今日，桃源。那話兒觀楓海晏寺，

何等樂事可羨！曰：「錯矣！係是遊朋某事，僕不得已爲

伴，勿怪々々娘如有意爲前驅，乘鶴近，而目黑遠，而太

師河原第從意所在，娘見肯先奉一盃，一盃，誓之一箇手。

遠鏡顧指似曰：「休々看那增本樓上，妓館在干品川，三山亦不遠。汝狎妓

立欄招汝，婢獻笑曰：「可畏，恐被他詛。」

一騷客避喧，就閑臨風喫茶，吟壁間留題曰：「相州之

海房州山萬里，山水一望間，山色罩烟淡如畫，水光

收風平似削。天下舟楫真粟粒，粒々破烟入江灣。笑

曰：「好矣！自今米賤，惡詩不堪讀畢。」

山麓出增上寺，間曝高連棚，接席懸衣，着攤貨物，買

團子，費甘醴，西折至切通，方言鑿道，口切通。繁雜殊劇，鼓喧吹，講

小戲場，善瞋人說史，滑稽揶揄，道售技貨，買藥高百兩，

爭席鬻物，正面南向橫銀鏤小劍，黃金燭臺，西方東

向居，描金香盒，珊瑚鑿口，東方西向置文木火桶，蒼

古鐵瓶，革烟袋數佩象墜子，幾顆數本，春画數枚，盤

針，古色茶器，新製酒具，細玩色々在前面，提燈懸畫，

鋸子，算盤，大小相鄰，在隅，博多之帶，鼈甲之櫛，夾囊

頭巾、又陳、又排望之、精良近之、濫惡、偽製、贗作、又委
又曝

一人巾、呼藥、前面展一幅、紙、繚欄區域、圖鼠、行狀、或
食、廩粟、或屠、庖肉、上燈、缸、嚼書、裝、啣字、走、餘、蔬、遨、側
尸、乾鼠、數頭、牌面、書、銀、山、鼠、毒

一人練藥、叫曰、早接々々、把磁器、故錘碎之、即藥合
之、未乾、故鼓、故擲、更揚、錘、敲之、錘、或碎、合、則堅

粗梨、橘、抽、追時、堆菓、大々、小々、聚、類、分、群、十顆、一價、
幾錢、何文、插、火、奴、表記之、甚賤、曰、一山、四文、數夥、環
焉、把、柿、斲之、我五、汝六、射其、技、數、中者、啜之、輸者、償

錢

一鍋內、數串、貫、芋、貫、豆腐、種々、蘸、焉、鍋沸、烟、馨、一串

貫、四文、文行從人、揮食、此曰、四文、屋

孤虛王相、五行生克、輪圖、推、日照、往、察來、詩已百兩

牌目、推占、前知、見著、動謂之、見德、好色、未見一封紙上書、曰

今日一點所指、無謬

切通之東、增上寺、門前、有馬場、挑花、連錢、泥、驢、戴星

伯樂、執轡、待客、只見一人、鼓、鐙、一走、疾、迅、紅星、恰飛

往、田中、繩、周旋、中、規、鈞、百而、反、文、亦弗、過也、觀者、喝

采、一人、跨鞍、馬、驕、不行、斲、草、弗、動、伯樂、強、絆、策、尻、策

得塵揚忽見人倒キレタマ畢九朝天馬則快走觀者亦喝采
開笑

過場循寺南坊入ル卷珠簾响風玉几耀日雲母屏風
籠月玻璃彩籠綴星葡萄繫紫千年運菽碧風佩銷
々扁鏡烟々銀流水碎或疑遊水晶宮真上崑崙山
障內珠毛牆額面玉西施眉目明徹精神射人正是
江妃遊世王母降天金剛石假水晶唐物百色煌々
銜光

瓷瓶連懸作幕陶碗積書作壁花樣盤花可餐碧紋
盆碧可掬酒壺花瓢水甕火桶琢々焉瑰々焉手代

坐中間執紙掃接客近世磁器之極造庭燈籠製小
便桶二箇父站觀一箇指桶曰花瓶如許長大蓋侯
家之物一箇狀之低聲曰叱ヒキ赤ベニ搜ヒキ桶耳

紙糊土偶施粉墨衣錦綺裸雛娘並坐細妓女連立
力士張臂達摩面壁虎頭掉風獅子戲花丹鶴舞玄
龜潛東笛累鼓嚴剪春祭織秋鬼面擗狐面妖近裝
俳優面具隆鼻者ハナノタカキハ錦外也ハナノタカキハ巨眼者オホメ三升也杜ナ
者ハナノタカキハ梅幸者ハナノタカキハ銳巨眼乎銳乎使中老

尾上死

刀精摺妙錦畫之製舍江戶外無有俳優小照花鳥

寫真武者繪勝景圖、又張、又懸、草紙本者近世殊精
良、指紅、指紫、消金、消銀、正是織女、雲錦工、猶淺、獲氏
金文針、未巧

金鐵鋪紙、楮店、菓肆、履行、爭軒、占居、此所、巷窄、繁昌
殊見、從此、神明、已詳、于二、編

寄都俗謂松裏謂之寄

鳴、大平、鼓、繁昌、手技也、落語也、影紙、平演、史平口、百
眼、曰、八人、藝于、晝、平夜、交代、售技、以、七日、建限、盡限
客、爲不、減、又、延、日、更、引、期、大概、一坊、一所用、樓、開場
其家、檐角、懸、籠、招子、書、曰、某々、出席、某、日、至、某、日、夜

分、上、火、肆、端、置、一、錢、匣、匣上、堆、鹽、三、堆、一、大、漢、在、側
叫、聲、請、來、請、來、夜、娼、呼、客、聲、律、甚、似、面、匣、壁、間、連、懸
履、屐、繫、小、牌、爲、識、牌、錢、別、課、四、文、乃、無、錢、至、者、親、懷
履、上、俗、語、名、此、曹、謂、之、油、蟲

一、樓、數、楹、當、輿、設、座、方、一、筵、高、若、于、尺、隅、置、火、桶、茶
瓶、膏、湯、夜、則、兩、方、設、燭、客、爭、席、占、地、一、席、則、數、月、寓
都、村、客、一、席、則、今、年、參、藩、士、類、五、六、交、頸、七、八、接、臂
新、道、外、妾、代、地、隱、居、伴、頭、乎、手、代、乎、男、女、雜、居、老、少
同、位

落、語、家、一、人、上、納、頭、拜、客、篋、鋪、剃、出、儒、門、塾、生、謂、之

前座旋嘗湯滑舌本帕以拭喙折帕大如掌拭一找左右剪燭咳一咳縱橫說起手必弄扇子忽笑忽泣或歌或醉使手使目踣膝扭腰女樣成態伶語爲鄙假聲寫倡虛怪形鬼莫也態不極莫人情不盡落語處使人絕倒不堪捧腹剝出始下此爲一齣名此時曰中入於是乎忍便者如廁食烟者呼火渴者令茶飢者命菓技人乃懸物賣鬪鬪數百本初連數枝值十數錢賣了一徧餘枝猶茂因低值募之已低未踈更低請斧數十枝四五文斷根而施剪原鬪三枝僅泄照葉獻貨早見先生上座親方是也三尺喙長辯驚四筵

今笑妙於向笑後泣妙於前泣親方之醉剝出何及人情穿鑿世態考證弟子固不若焉也

紙幃一面淡墨無物笛响鼓鳴乍生數綠松一人從上戴帽披襖右手揮鈴左手開扇了々明々寫出分明左顧右旋轉眼動眉應笛揚鈴合鼓翻扇舞々迴々真是影人有魂舞闌矣一閃晦迹次寫衆卉或梅或菊又牡丹又芙蓉碧花柝瓣露紫者破青楓改影霜葉漸紅破時改覩觀者眼眩神奪一口叫妙聽得祭禮曲鼓諫覩又靈柱涌一殿宇湧紅白豎幟大小張燈賽人往回拋錢祈福既而鼓聲漸歇人影頽滅

三十一
夜益深矣。遠々聞得叱咤避人聲。狐群排行徐々進步。荷蒲席。啣炬火。擔木持竿。俗談所謂狐之婚禮是也。纔出。双柱狐皆化爲人。席變挾筭火。變提燈竿。化鎗木。化輿。奇々怪々。變妙機神。燈滅狐熾。却又照出那羽生村累女。幽鬼爲祟之圖。靈牌前佛燈暗。香烟細別懸下。一大蘭盆燈。那與右衛門者敲鉦念佛。只見幽鬼自燈籠內現出。還滅還現。漸小漸大。嚶々訴怨。須臾漸滅。乍見一團微暈。葆光不洩。朧月收輝。穀卯欲破。漸凝。漸明。眉目了々。遂作一大鬼首。鮮血噴怒。眼裂點出。高僧祐天。合掌念經。一喝揮數珠。怒火

即消。只見紫雲變黠。金佛來迎。蓮花臺上。怨魂成佛。妙光四散。天花繽紛。

屏障內口技人在焉。唱歌一曲。忽聲出一小猴。須臾問答紛然。謹話遙々聞得足音。在外推門聲。推戶敲一更至。磬咳上坐。主客應接。寒暖聲畢。主道爺近日何潤。更道苦事奇談。主道奇何奇。更道日前一處女奔我言。與爲人妻。寧爲翁妾。可知老婆生角。誰報又早被那妓簡責。困了數日。昨始靖難。所以今日纔外出。猴道豈夢乎。主笑。更音猴聲。又挑又謹。主道謳一謳。宜洗餘困。更道則佳。主乃高聲連呼。權助々々。僕名

權助遙諾，叫聲隨即至，身猶未起，主又連聲權々始，
聞足音大而緩，大聲道何用，主道一同謳和，汝亦佐
之，權道曷不佐僕，素善歌，又聞足音送响，又聲出一
婆々，婆問吾翁在乎，猴道在々，主唱喏道，爺尚陽勞
姐，今日在斯，不復掛念，今且偕歌，請姐亦和三線調，
二羽二宮三絃善爲六絃，聲爺唱，婆和，猴賡權々，
音大濁，猴聲高，清更急，音如扼喉，婆舌音捷而洩，互
歌代和，漸々遠往，微音斷續，有無入空，春蠶食葉，微
雪撲窗，一般也，似却聽清漸清，濁稍濁，弦皷聲還，主
人道興索須別弄，奇猴道更既已深，百談驗怪，何如

僉道好々清話，濁說百談，極怪，忽聞風雨驟至，風聲
蓬々，雨聲淅々，閉戶聲引，窓聲猴叫，苦權呼驚，一撲
地，聞得物墜聲，衆音鎮壓，百事頓休。

裏店

八百八街連背坊新道，從衡曲折，並建裏店，五家一
軒，十舍一梁，至劇裏店結五十爲一部，牙房相對，中
間通道，謂之路次，一井同汲，數廁同便，一區畫地，收
糞一條，開溝流穢，慶弔相通，出入共門，一門備百不
虞，俚歌所謂路次六限例趣西牌上鑰，儒叙工商，紛
雜，賃居炊飯之烟，朝來雲凝，鼓播之聲，晚間雷轟，爰

寫一裏店略示其一偏萬裏店可推矣

日影近午乞鉢僧歸揖鄰尼曰妙閑姊歸早尼返揖曰方纔脫鞋今日鉢米何如曰少々々因米價翔踊不唯米少錢亦從少聞葬禮強飯亦無投乞兒可嘆意矣曰聞與羽北越皆被水患然天下言之蓋十之一猶曷這樣貴曰全係米賈之爲非實米少也鄰儒嘗言無三年蓄曰國非其國官置粟倉蓋爲此爾粟倉之建今已四十年雖有堯水湯旱府下民庶決不至餓是我貧民所以今日浴賑給一人言之十日緣支不知御倉所出一日幾何萬鍾大也矣哉

德政聞初姦商私漕數萬包於上方事覺下獄令其漕返之其他占穀今亦並見沒嚴哉刑也快々堯舜之任民從之鉅商大賈今皆歸厚彼米此錢莫一人不義賑妙々々人氣時雍天氣從美想知明歲有年逆祝逆祝遇賊絢索都人今食麥啜粥好此小凶使人始悟粟粒之貴追悔昨日之奢漸趣侈靡大平之習貪道發願庶使都人麥粥之儉用諸平生忽聞間壁有聲歇々々全道僧陋談休爲米價雖貴非百兩買一升悻々勿爲煩々々莫適而非論米價如予世有飢饉我無飢饉有酒則足朝亦既倒五合痛

三十四
快痛快米之有無我不管不聞乎芝翫優之上方留
別一場驚天開地轟轟連中驢之一夕百金一日千
兩千兩千兩々々成田不動比之無炎水天宮較
之莫影入則吸粥出則販芝翫是江戸人所以爲江
戸人孰道儉約儉約楚人遺弓人拾之拋千擲萬畢
竟不之天地外如汝等不知世有大筭計口氣腐儒
樣動說儉陋々煩々忽聽路次頭鐸音鏘々蓋神道
者流還畫膳也

數牝一團負兒抱釋喧嘩林立于井邊適見魚商擔
魚叫過牝等呼住即值商便卸擔倒尾言這般老大

一貫錢外一文難減下牝道食御救米身今一貫難
上牙如遇檢飯籬司至何以應之八百則食推論數
番值定割血作膾作炙恰好小厠叫酒牝頤命曰起
早提一樽來恰好聞得吹角鳴鑼叫聲錫々牝等皆
付兒四錢遣買於焉乎環坐相依大枕仰醇阿松道
大屋呼也長曰那話朝來早出不知何之阿梅道聞往戲
場阿松娘不識知乎彼向人言使兒住某侯家誕々
其實某商外妾且不似侯妾面目那輩哲白藉哲掩
醜如使他驚也沒三文顏色然看他自悅驕慢越度
非公家落亂也到底大屋之女大笑々々松使手言

低之聲高恐達梅友目言叱何管其樣毋畏算錢借
居要大屋者我輩所役名主間長俗名主亦我傭之也彼宜
畏我々曷畏彼松道聞否本鄉婆々卒果免身本鄉元坊商其妻
七十生男實在天保四年豈不生憎稀有々々千古奇孕桓武以來未
聞想所生兒不鬼則天狗梅道號人療病不亦鍛治
坊天狗童乎那童亦怪毒庵老言天狗與人雜居縱
治病殆無人魔之別妖莫甚焉不說不已藥賣唯妬
童子脚但如然那天童不獨蹴疾可謂亦踏醫面好
笑阿竹道那典舖老婆不煩高與每遇混堂鼻以應
人叱々五一三六店無表裏何容貴賤要以有我貧

彼生活百錢往四文外捐利也時貸也年中供奉
皆自此方咄何揚氣臍下沸茶俗語那寺社亦然寺者僧者音近兒輩
多謬看人如犬常言治癩癩治癩癩癩癩意天下然彼藥籠亦
沒有寺社者寺社也藥籠不持俗語是不那輩之謂乎
喧嘩方斟主人擔空籃歸叱如何早歸夫道今日
造化高一餉賣清羸亦不少因為鄉買鯖出一籩苞
放在婦前道一浴歸婦道先操一汲往夫便提軍持
出

間壁二盲人方覺伸一伸曰官市名何時辰曰昨之
冷時曰捨々昨夜何如有獲乎曰有々造化大高出

則徑按了二肩出則又被呼連摩四脚出即呼其家
逆旅五肩六脚偷手略按歸就寢東方已白曰予熟
睡不知汝歸汝連夕好運其而往二三年內檢校警
可取曰舍之汝辯佞善屈善忍妙取人意思如汝必
檢校豫買祝酒曰叱休調曰聞汝近多周旋家須勤
須勤如士人謁擡舉不唯善屈且苦人事我曹比之
十分利害我出身全因他人錢忽聽小婢推戶曰怨
々曰奚自曰自橫坊塢舖火急請貴療曰不亦家娘
苦癢歟曰不然家丈從場所通其家還痼疾偶動曰諾先
去隨即至宮問曰塢舖誰曰那日算賃商耳偶簪鼻

孔低昂嗅空曰佳馨々々誰家命二又傾耳曰
好響河漏面送來猛聽得外面刮喇風波大起盲等
惘惘待走會一箇至一檐兩箇脩面外面書金山
寺名曰休駭休走今日表面酒店始開肆乃賣索人
來要錢也耳

只見一箇々一樣打扮負箱荷傘喧雜歸至一同揖
主人主人道列位勞興又見一手下走還主道今日
牌數幾許手下蹙眉曰又從昨減今番駱駝不復如
前番甚沒景氣作者按也所謂山師者蓋是原來無
常產藥也菓子也勸物開帳相時出業衆變下手這

般商賈都下繁昌亦可見
路次窮處最後一戶有一浪人住焉有隣德孤戶聞
寵寒酒廝魚高認得不過及此所獨見大屋屢來責
宿錢今日亦踵伍長自外問先生在乎生曰在々請
入坐伍長上席從容言曰果知所約宿賃今日辦了
生曰未矣長少作色而不言有頃曰君不誓乎今日
決辦今日而未柳何日算得延日延月延至今日今
日而未地主面前我更推何一句我進退亦谷噫生
搔首曰僕實無辭然君子之窮無借令延十年償決
不欠一文曰然豈能然乎所不信者猶有如皦日長曰君皦日

予素照知但奈地主不亦苦乎生默矣當時行方物成我又何言乎長沈
吟有間曰君皦日知者則知世間難通為君籌之無
如出仕雖小祿云祿則有力予姻族女子現奉仕君
舊藩且侍醫某亦予舊知豈不好因緣乎此手請援
飢寒或救君如少屈予亦從宜贊成生少作色曰休
々厚意可拜奈平生所學外賂內謁死亦難為枉尺
直尋古賢戒之如見內之疚有欺已三百雖免宿錢
責一生遺憾萬劫難消人間萬事天々命々不知命
無以為君子守命樂天此間着多少妙味菜羹飯長晒曰
如君天命我未肯解以予所思言之窮手可下之所

極足可容之地屈可屈之首折可折之腰屈々折々
然而弗成矣斯之謂命歟袖手俟命想不然矣伯夷
叔齊我不與也主亦哂曰俗論々々世間如君繫以
爲夷齊無用于世大非矣殊不然矣千載之下使頑
夫蠢其有用也不止一世士不用則亦若是而已且
如僕繁昌太平之民就爲夷齊之行決不至夷齊之
餓勿煩尊處且君言僕袖手丈人不悉僕亦可爲之
今盡焉不獨依內謁已聞今君英明好學世言明
君復出僕乃前者再上書執事某韓氏書入不報遂立門枕疏不報草本現有便就札上抽一草文示

之曰是第二書我讀君聽讀起曰某頓首再拜謹奉
書執事某左右夫人之恩舊者情也矣理也矣賢子
愚乎孰得不眷戀於此也哉禽鳥無知其歸猶尋舊
巢人而忘舊非情也非理也則非人也矣生深山窮
谷而與水石麋鹿居而游者一日聞都下繁昌興曰
盍適其來往數年僅嘗大都會土之風味便謂故國
者陋矣丈夫開業弘術出身顯名舍此何之不遂定
終焉之志也蓋少矣然而雖其人既已貴其家既已
富美爲而弗成莫思而弗遂身體強健子孫繁滋氣
盈神王乎然猶弗動一點思舊之情於觸事感物之

降也蓋亦決不能矣况乎其貪且病者情之所然也
理之所然也且人之求主而避昏就明蓋亦情也其
此亦理也其伊尹負鼎鄒陽背淮理之所然也情之
所然也鳥猶擇木棲焉人而不擇斯戾理及情非人
之所為也其亦人也鳥之不如乎安為獨戾理及情
忘舊就昏之為雖其不似亦飾固陋之心于東西于
南北未必可言仕難求也然尚不之然尚不于倪三
十年來不俛之首屈一萬餘日不屈之膝謁之于執
事之門者區々之情欲就舊與明而不為戾理及情
之為也前日上書後待命之日之長一刻信為三秋

之思然于今三十日猶未得宜得之命是所以不俛
宜俛之命也顧執事之意為時猶不可耶今則朝廷
興廢繼絕將有為之秋豈曰不可而可歟抑猶疑其
為人耶請自白之某弱冠前放達不羈不擇所交太
平之世雖未至劫人掠物可為之惡亦莫不為然一
且改志勵志以來行願言言願行廿年孜孜如一日
者鄉曲所知也知識所見也鬼之所聽也天之所鑒
也又蓋執事所略聞而知也請幸不疑焉若今日而
不舉萬劫卒莫可起之理其某則蹈東海之波飲恨
死而已伏冀哀此情察此理蒙一言之薦嗚呼使朝

庭繼絕而共天職某立身而食天祿者實在執事一
出入息之間也耳是以犯罪忘恩今復敢進此言亦
惟少垂憐焉惶懼無已曰某既如是猶爲未下手耶
猶爲未容足耶若是而如此僕於是乎浩然知莫與
爲草莽期此簞瓢樂道笑而止焉乃去歲者謁先塋
于故國爲文謝之有祭文我讀君聽長謝曰好々々
吾過矣莫讀可也生曰如何然以此證之不可不讀
不可不聽聽々更恭捧一紙讀下曰不肖某誓首再
拜奉祭于先考某府君之靈某尚孩君以病歸老于
本國某以鞠於舅氏之故不得與共從某尚提兵赴

至告凶然千里之路三尺之童舅氏之私愛星行不
容生離別卒爲死離別嗚呼哀哉恩情永終某已長
矣聞之於親戚與知識君氣溫度大克孝于家與人
交忠其出而仕特辱某廟之知祿位暴崇以職在錢
穀故奔命四方善交大賈與豪農鞠躬當公家之急
于官千事不爲無功嗟夫君而有斯不肖之子豈某
氏之餘福罄乎君躬耶某局量褊淺愚且侗雖好讀
書道未有所少通不孝于家無用于世三十餘年之
今獨極一身之窮然其不自量廢幾立身起宗此心
難死每思之冲々焉聞今君賢世稱復見某公某便

以爲繼絕與廢宜在其初政也去年三月立門抗疏
 恭訴愚衷書入不報命乎時之難逢長又欠又欠言
 後文猶長乎生言僅數句且少勉之曰清朝豈謂有
 人掩明乎顧係吾曹々也耳志雖不成不肖之事畢
 矣果知書錦之榮卒無以慰神之襟胸便忍耻於故
 國不敢醜身之龍鍾來祭以此言而清酌是供焉伏
 冀在天之靈釋愠愍愚曰不肖之子猶善守饑寒不
 忝祖先者纔有不與人子同惟慈是眷翻然下于蒼
 穹長坐睡不覺生絕叫拊案曰讀畢矣長瞿然眼明
 曰好々々我過矣適聞間壁樓上撲々爲向靜中有

動遠送機聲生曰那响何長爲不聞曰我耳沒物上
 生曰長戒之無或誤子乎西隣婆家亦多女履舄或
 深夜通門戒之哉魚誤子乎大屋之鑑不遠在今年
 妓獄本巷俗殊惡東隣西舍奢侈過分晝而鱸炙夕
 而河漏乃去歲官粟賑疫或言這般陳不下候雜精
 炊之至甚舉以換之不畏官乎不畏天也今日之賑
 咸言始知天恩之大晚矣知之長戒我輩幸改正之
 孰敢不正君謂末如之何者我亦不肯解以予所思
 言之窮手可下之所極足可容之地致々砒々斃而
 止而猶弗正也斯之謂末奈云乎袖手尸職唯責宿

貨唯貪博料貪々我不與也且如長與名主身雖賤
職重須少學問苟爲人上不解大義亦誤人亦誤已
如君勸僕內謁即是也昇平文運之盛寒鄉僻地稱
名主者莫不皆學然江戶則及不然那名字者大概
薄鬢鈎髮半掛短披幫間耶名主耶殆無分別表者
德之符照面知臆可不慎乎時見一丁男領送蕎麥
直推戶徑措而去長顧曰今朝有新賃人新僑居者例送
河漏通親生
色喜肚裏暗謂今晚免飢驟看雪花墮窓風刀剝壁
長出仰天曰祥瑞屢臻未年豐々
繁昌記三篇終

飯田

石詩

